



周
文
著

《全相平话五种》 语词研究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编号2006y324)

咸宁学院博士出版基金专项资助

《全相平话五种》 语词研究

周文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相平话五种》语词研究/周文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216 - 05896 - 4

I. 全…

II. 周…

III. 评语—词汇—研究—中国—元代

IV. H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568 号

《全相平话五种》语词研究

周 文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咸宁市建雄印刷厂

印张:9.5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插页:1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1 千字

定价:28.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896 - 4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汉语史的研究,词汇史的研究至今落后于语法史、语音史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大力加强的领域。造成词汇史研究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二:一在词汇本身。词汇是一个开放系统,一个时代的词汇,不同时代词汇的累积,其数量都十分庞大,无法穷尽,加上词义变化纷繁复杂,没有明显的外在表征,因此研究起来不如语音、语法那样较便于把握。二是就研究而言,词汇史研究至今仍缺乏理想的、具有涵盖性的理论框架,从哪些角度切入,从哪些方面展开,才能揭示词汇系统的全貌,充分反映词汇发展的规律,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也影响了词汇史研究的开展。周文知难而进,选择元刻《全相平话五种》展开专书词语研究,在词汇史研究领域做积极的探索,难能可贵。

《全相平话五种》的词语此前尚无人做专门、系统的研究,作者的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取得了可喜成果。我认为,论著有以下主要优点:

一、点面结合,详略得当。论著既对《全相》中出现的新词、新义进行了整体研究,又对“打”系词语进行了重点考察;整体研究部分重点探讨了双音词和四音成语;双音词研究又把并列式双音词和重叠式亲属称谓词作为重点。论著有点有面,有详有略,兼顾了研究的全面与深入。

二、作风踏实,材料丰富。作者认真研读文本,广泛收集资料,注重立足材料展开研究,论证问题,对《全相》的词语有熟练的把握,又充分利用了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其他类型的语料。

三、注重实用,角度多样。论著既探讨了《全相》中的新词新义,

又将《全相》词语与《汉语大词典》的收词、释义作了比照，还探讨了《全相》文本的校勘问题。论著成果颇有实用价值，对纠正《大词典》收词、释义方面的不足，对完善《全相》的文本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四、精彩时见，颇有创获。论著对新词的认定、提取，对新义的发掘、认定，对《全相》在纠正《汉语大词典》收词、举例、释义等方面不足时所能发挥作用的论述，对《全相》文本校勘问题的探讨，都有很多精彩之处，许多具体意见和结论都很有见地，宜于采信。

本论著是周文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周文 2000 年考取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由我指导研习汉语言文字学。他勤奋好学，成绩突出，硕士学位论文研究郑樵《尔雅》注，颇有心得，其中一部分后来发表在《古汉语研究》上。硕士毕业后，他考入浙江大学，师从王云路教授，学业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在即将付梓之际，他希望我写一篇序。最近又收到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论稿》，我为他的进步，为他获得的研究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他继续努力，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卢烈红

2008 年秋于珞珈山

凡 例

一、简称:为了行文简洁,文中多次出现的书名均采用简称,如《全相平话五种》简称《全相》,其中《武王伐纣平话》简称《武王》,《七国春秋平话》简称《七国》,《秦并六国平话》简称《秦并》,《前汉书平话》简称《前汉》,《三国志平话》简称《三国》。1955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相》简称“古典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全相》简称为“五种本”,1990年巴蜀书社出版钟兆华的校注本简称为“钟注本”,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陈翔华的校注本简称为“陈注本”,《汉语大词典》简称《大词典》,《说文解字》简称《说文》。

二、文中引自《全相》的原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以“古典本”(见上)为据,“□”表示原文缺。

三、本文所引用的十三经及其注疏中的原文,如未作说明均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为据。

四、行文均用简体,但考虑部分汉字因辨明形义需要,仍保留繁体。

五、为了凸显文中论及的字、词、句,引例中皆以下划线标示,若同句中有与之词义相同或相关的字、词,也用下划线标示,以相互参证。

六、文中称引前贤时彦之说,皆直书其名。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宋元话本与《全相》	(1)
一、宋元话本与讲史平话	(1)
二、《全相》的内容、刊刻及其流传	(8)
第二节 《全相》语料特点和语词研究的意义	(14)
一、《全相》的语料特点	(14)
二、《全相》语词研究的意义	(22)
第三节 《全相》的研究现状和词语研究的方法	(46)
一、《全相》的研究现况	(46)
二、《全相》词语研究方法	(58)
第二章 整体研究:新词新义研究	(73)
第一节 新词新义的界定	(73)
一、新词的界定	(80)
二、新义的界定	(83)
第二节 新词新义概貌	(84)
一、单音词	(84)
二、双音词	(96)
三、三音词	(125)
四、四音词	(128)
第三节 新词新义的意义来源	(137)
一、战争内容	(137)

二、刑法制度	(142)
三、礼仪习俗	(145)
四、道教思想	(150)
第三章 个案研究：“打”之考察	(154)
第一节 “打”的共时考察	(154)
一、单音节形式	(155)
二、双音节形式	(157)
第二节 “打”的历时考察	(172)
一、单音词“打”	(172)
二、双音词“打~”	(184)
三、双音词“~打”	(189)
四、“打*”和“*打”	(190)
第四章 对比研究：《全相》对《大词典》编纂的意义	(200)
第一节 《大词典》释义问题举例	(200)
一、释义不确	(200)
二、义项的顺序失当	(202)
三、词条未单列	(204)
第二节 《大词典》漏收问题举例	(206)
一、漏收词条举例	(206)
二、漏收义项例释	(213)
第三节 《大词典》例证问题举例	(222)
一、用例不当	(222)
二、例证偏晚	(223)
三、例证不足	(228)
四、没有例证	(231)
第五章 文本研究：《全相》校勘札记	(233)
第一节 校勘失误举例	(234)
一、文本的逐录	(235)
二、文本的注释	(249)

第二节 失校原因举例.....	(252)
一、因未明文意而失校	(252)
二、因音近(同)而失校	(253)
第三节 误校原因举例.....	(256)
一、因音近(同)而误校	(256)
二、因不明俗字而误校	(258)
三、因不明词义、语法而误校	(261)
征引文献.....	(266)
主要参考文献.....	(282)
后 记.....	(29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宋元话本与《全相》

一、宋元话本与讲史平话

(一)“话”、“话本(文)”

什么是“话本”?一般认为是说话人讲演故事的底本,是说话人作为备忘和师徒传授之用的。说话艺人们在说话的过程中,“话本”不断得以增补、润色,最后才被写定、传抄出来。随着宋代印刷业的发展,这些底本被大量刊印问世。后世学者如施蛰存^①、胡士莹^②、萧欣桥^③、程毅中^④等都赞同此论。笔者以为,如此理解“话本”的含义,则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这种理解忽视了其含义的历时发展,“话本”的含义在历时的发展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1. 宋元之前的“话”

“话本”早期称作“话”,说“话”可远溯至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但那时文字尚未产生,神话及传说主要靠口耳相传。以听众为对象的说“话”艺术,至迟在唐代就已出现,如:

(1)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太平广记》卷二四八“侯白”条[出《启颜录》])

(2)“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云:“……又尝于新昌宅,

① 参见施蛰存《说“话本”》,《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页53—57。

② 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页155。

③ 参见萧欣桥《关于“话本”定义的思考》,《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页108—115。

④ 参见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前言》,页1。

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

(3)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元陶宗仪《说郛》卷一一一载唐郭湜《高力士传》)

例(1)“一个好话”即“一个好故事”;例(2)中的“新昌宅”是白居易长安的住宅,“一枝花”是长安名伎李娃的别名,“说一枝花话”即讲述关于李娃的故事;例(3)则说明唐代宫中已有说“话”的活动。可见,唐代的“话”是“故事”。

敦煌变文中有“话”和“画本”,S. 2073号《庐山远公话》是讲述庐山远公的故事,故标题中的“话”亦指故事。敦煌写本S. 2144《韩擒虎话本》篇末云:“画本既终,并无抄略。”^①叶昶认为“画本”一词在唐宋时代为图画之意,某些早期的话本小说在演出时由于受到变文演出习惯的影响,也是配图的,后来说唱小说不再配图,因而“画本”一词就转化为“话本”^②。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刊刻于元代的《全相》就是配图的话本小说。“所谓全相平话,是就形式和内容的概括称呼。全书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的篇幅为图像,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图的右上角有小字画题,画题与下面或前后的文字内容大体相一致。这种自始至终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话本,称之为全相平话”^③。

黄征、张涌泉师认为“画本”即“话本”,“画”、“话”是同音替代^④,

① 《韩擒虎话本》初并无题目,篇题乃王重民等在编《敦煌变文集》时根据内容所加。据学者考证,敦煌变文中已有宋话本,《韩擒虎话本》为宋代作品。详见王宗祥《敦煌变文断代研究札记二则》,《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页161—163。S. 2073号的敦煌话本《庐山远公话》为北宋初年(972年)的抄本。该卷结尾有“开宝五年张长继书记”字样。“开宝”为宋太祖年号。详见周维平、李宏《敦煌文献中的三部唐代话本小说》,《丝绸之路》1999年第S1期,页80—82。

② 叶昶《宋代话本小说及其存在条件》,王小盾编,《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67。

③ 钟注本,页1。

④ 参见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页318。

王庆菽以为“画”、“话”乃同音假借所致^①，张锡厚认为“画本”是“话本”之抄误^②，但笔者以为此“画本”与宋元之“话本”并不同义。这是因为：第一，如认为“画本”乃“话本”之替代、假借或误抄，那么这种结论的前提是至少在变文之前已有“话本”一词，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宋元之前的文献中未见“话本”一词；第二，敦煌变文中“画本”中“画”显然是因变文中有图画，故曰“画”。如P.4520的《降魔变文》，正面六幅图画，背面则写着与画图内容相应的唱词六段，“画”指的是“图画”，这与唐代的“话”指“故事”义有别。

2. 宋元明清时期“话本”、“话文”

“话本”一词首见于宋人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吴自牧《梦粱录》：

(1) 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簇，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2) 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会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③，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宋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

例(2)中的“话本”似乎可以理解为“故事的底本”，但是根据例(1)“话本”的含义来看，耐得翁认为“话本”的内容“大抵真假相半”，又与杂剧、讲史、崖词（一种以韵文为主的说唱文学）同义，可见，这个“话本”与唐代的“话”义同，是“故事”之意，这与后世学者认为“话本”是说话人故事底本的意义明显不同。元代文献亦多见“话本”一词，如：

(3) 他须是赵氏门中一命根。直等待他年长进，才说与从前话

① 参见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敦煌变文论文录》（上），页261。

② 参见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页470。

③ 此处原文傅林祥断句“话本”二字属上，当属下。

本,是必教报仇人,休忘了我这大恩人。(元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第一折)

(4)千古兴亡费讨论,总一段渔樵话本。(元汪元亨散曲《沉醉东风·归田》)

例(3)“说与从前话本”乃叙说从前故事,例(4)“总一段渔樵话本”乃编写一段渔樵故事,故此二例中的“话本”也是故事之意。

可见,宋元文献中的“话本”均为“故事”义,并无“故事底本”之意。宋元文献亦见“话文”,与“话本”同义,如:

(5)你们休得闲争论,被傍人闻知作话文。(宋元南戏无名氏《白兔记》第十出)

(6)似恁唱说诸宫调,何如把此话文敷演。(宋元南戏无名氏《张协状元》第一出)

明代“三言”、“二拍”中屡见“话本”、“话文”:

(7)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若按欧阳文忠公所编的《五代史》正传上载道……(《喻世明言》卷一五)

(8)这段话文,叫做“三生相会”。如今再说个两世相逢的故事……(《喻世明言》卷三〇)

(9)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醒世恒言》卷二)

(10)这话本也出在本朝宣德年间,有一老者……(《醒世恒言》卷一〇)

(11)他聪明了一世,懵懂在一时,留下花锦般一段话文,传与后生小子恃才夸己的看样。(《警世通言》卷三)

(12)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本。(《警世通言》卷二八)

(13)而今更有一段话文,只因一句戏言,致得两边错认,得了一个老婆,全始全终,比前话更为完美。(《拍案惊奇》卷一二)

(14)从来说鬼神难欺,无如此一段话本最为真实骇听。(《拍案惊奇》卷一四)

(15)这段话文,乃是四川新都县,有一乡宦,姓杨,是本朝甲科,后来没收煞,不好说得他名讳。(《二刻拍案惊奇》卷四)

(16)而今说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死后精灵还归一处,到底不磨灭的话本。(《二刻拍案惊奇》卷六)

例(8)、(9)中“话文”明显和例中后面的“故事”同义;例(13)“话文”与后面的“话”含义相同。故从上面“三言”、“二拍”中“话本(文)”的用例来看,“话本(文)”与宋元时代含义一样,都是指故事。清代由于“拟话本”^①创作的衰落,文献中“话本(文)”的用例很少,如:

(17)这是那作恶的下场,完了这个畜生的话本。(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八八回)

(18)这段话文,出在松江府华亭县,有一人姓赵……(清鸳湖烟水散人《珍珠船》一回)

此二例“话本(文)”也是指故事。

3. 现代意义的“话本”

现代意义的“话本”指说话人的底本,为一种文学体裁,是鲁迅先生首次提出的:“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②后世学者常常讨论的所谓“话本”其实是指一种文学体裁,与古人所谓“话本”意义不同。

综上所述,从唐代到明清文献中的“话”、“话本(文)”的含义均指“故事”,并无“故事底本”之义。古人所谓的“话本”一词意义与现代的“话本”意义有差别,“话本”指“说话人的故事底本”是现代才发展出来的意义。后文所用“话本”概念是现代意义的“话本”。

(二)宋元话本的分类

宋元时期的“说话”有“四家”之说: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

① “拟话本”的概念是现代学者从文学体裁角度划分的。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页90。

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①,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由此可见,所谓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为划分标准的:小说家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家以演说佛经故事为主;讲史家以说讲前代兴废和战争故事为主;合生指的是艺人当场指物赋诗,其内容滑稽并含讽劝意味,也叫乔合生。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合生诗词》:“江浙间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目前大多数学者也是从故事题材角度对宋元话本进行分类,如程毅中^②、欧阳健、萧相恺^③、李钊平^④等。由于“合生”的内容后世文献不载,学者们一般把现存的宋元话本分为三类:小说话本、说经话本、讲史话本。我们这里介绍宋元话本也采取这种分类方法。

1. 小说话本

据宋罗烨《醉翁谈录》和清钱曾《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等文献的记载,当时的小说话本篇目较多,但“现存的小说家话本,除了元刻本《红白蜘蛛》残页,都只有明刻本”^⑤。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宋元小说话本。虽有程毅中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然而其中部分内容有明人改过的痕迹,故不能作为宋元小说话本的确凿语料。

① 句中“杆棒”当作“杆棒”。

② 参见程毅中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

③ 参见欧阳健、萧相恺编订的《宋元话本总集》包括《宋元小说话本集》、《宋元讲史话本集》、《宋元说经话本集》。

④ 参见李钊平《话本二题》,《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页27—32。

⑤ 程毅中《从姚下吊诸葛诗谈小说家话本的断代问题》,《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页103。

2. 讲经话本

讲经话本的内容主要是演说佛经故事。今存的宋元讲经话本，有无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和《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二者实乃同书异名，原书均藏于日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主要是叙述唐僧师徒前往西天寻求大乘佛法的故事，它可能是后来《西游记》故事的雏形。除此之外，还有《〈华严经〉感应故事》、《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两篇^①。

3. 讲史话本——“平话”

讲史话本又称“平话”。学术界对“平话”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是只用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如丁锡根认为：“所谓平话，大概是艺人用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之故；其中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而不用用于歌唱。”^②另一种认为“平”即是“评”，“平话”即是“评话”，“讲说历史故事而加以评论”^③。

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其一，平话在叙述中常常引用诗词，如“有诗为证”的情况比较普遍，平话的语言常常是韵文、散文兼用，所以平话艺人在讲故事的时候应该是以说为主，说唱并用；其二，平话之“平”，当含有评论、评议的意思。《说文》未收“评”字，《说文·言部》：“订，平议也。”《玉篇·言部》云：“评，平言也。”故“平”即“评”也。“平话”当是既要讲述故事，又要进行评论，罗烨《醉翁谈录》曰：“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论古今。”其《小说开辟》云：“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此例中“新话”与“史书”对举，可见“讲论古今”是讲史目的之所在，同时也说明说书人在讲史的过程中注重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述。《全相》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就经常插入一些诗句对故事或者人物进

① 参见欧阳健、萧相恺编订的《宋元说经话本集》，页23—35。程毅中把《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归入小说话本，见其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页481—494。

② 丁锡根《宋元平话集·前言》，页1。

③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页166。

行评赞，《秦并》中使用诗赞最为频繁，“而插入进去用它来抒情、写景，藉以增加听众兴趣的”^①。后世讲述历史小说的艺术称为评书，“评”亦含“评论”之意。

“宋刊话本今已无从见到。目前所见元刊话本，以讲史居多”^②。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主要有《梁公九谏》、《大宋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四种。《梁公九谏》是讲史话本的早期作品，主要内容是叙述唐狄梁公（仁杰）九次进谏，反对武则天立武三思为储君的故事，此话本语言整齐，文辞古朴，叙事简单扼要；《大宋宣和遗事》分元、亨、利、贞四集，记述了北宋衰亡、金人入侵和南宋建都临安的经过，其中还夹杂有梁山泊英雄的故事，像杨志卖刀、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梁山聚义、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等故事，基本上具备了后来《水浒传》的雏形，然其叙事简略，类似纲要；《五代史平话》分梁、唐、晋、汉、周五个部分断代编述，它以《资治通鉴》为主要依据，吸收新、旧《五代史》的某些内容，并掺合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

二、《全相》的作者、内容、刊刻及流传

（一）《全相》的作者

《全相五种平话》不著撰人。五种为一人所著还是不同作者的合集？笔者试图从词语上寻找答案。我们对其中的一些常用词进行了考察，发现有些词语只为某种平话所独有，如“殿使（帝王派出的使者）”在《全相》中出现 11 次，均出自《武王》：

（1）殿使将圣旨，行经数日，到岐州至近，令人先去报国主姬昌。（《武王》卷上）

（2）纣王大怒，把耿氏醢为酱，封之一合，令殿使送与柘城县南燕王。（《武王》卷中）

（3）殿使不敢隐匿，实说此肉是大王夫人之肉也。飞虎闻言大怒，骂纣王不仁无道之君。（《武王》卷中）

①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页 629。

②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宋元话本的特色》，页 138。